

# 肃王府:兰州历史文化的见证

孙华嵘

## 历代肃王

肃王是中国古代王爵,唐至明清皆有。如唐德宗李适第五子李详,大历十四年封肃王;宋徽宗赵佶第五子赵桓,初封吴国公,后封肃王;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汗裔孙李儿只斤·宽彻,天历二年(1329年)封肃王,为元朝第一位肃王。

明朱元璋称帝,亦大封诸子为王,王府分布全国各地,且世袭罔替。封王后就藩,一般多在大城市。在甘历代肃王驻地皆在兰州,如肃庄王朱拱、肃康王朱瞻焰、肃简王朱禄埤、肃恭王朱贡鏞、肃靖王朱真泌、肃定王朱弼枕、肃昭王朱缙炳、肃怀王朱绅堵、肃懿王朱缙鑽、肃宪王朱绅境和末代肃王朱识铎。

从第一代朱拱到末代朱识铎,历经十一世,252年。翻看史册,记载他们事迹的文字却不多,甚至十分有限。《明史·诸王传》对最末一代肃王朱识铎及王妃殉难的记载也仅区20多字:“子识铎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

在数百年的历史岁月中,肃王府历尽沧桑,其建筑已面目全非,但毫无疑问,肃王府迁兰,对明代及其以后的兰州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兰州肃王府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封朱拱为汉王,二十五年(1392年)改封肃王,就藩甘州(今张掖)。建文元年(1399年),朱拱请求移藩兰州获准。移兰后,朱拱即大兴土木,营建肃王府。王府位置选在原元代兰州署衙、明初的皋兰县县衙所在地,并扩展到以今中央广场为中心,东至会馆巷,西至城隍庙,南至张掖路,北至滨河路范围内。建成后的肃王府,北墙为兰州城垣,东、西、南墙高二丈有余,周长三里之围,坐北朝南。府邸中部为府署,东、西、南三面均设府门,南门为王府正门,门前立四根高大旗杆,旗杆下为牌楼,牌楼后为“朝房午门”。《皇明祖训录》规定,诸王不许有高官别殿,故将建成的王府园林凝熙园与府宅融为一体。

王府建成后,肃王便带领王府官员、甘州护卫官兵、来自江南的肃王随从和其他人员正式移驻兰州。

肃王朱拱藩,除了在兰州营建王府,还命属官编纂第一部兰州地方志书——《金城志》,并兴建了庄严恢宏的金天观。后世肃王陆续修建了城关的白衣寺及白衣塔寺(始称多子塔),原小北街北端的荣光寺,东关的接引寺及接引佛,白塔山的白塔寺和白塔,五泉山的崇庆寺和嘛呢寺以及文昌宫、武侯祠、大悲殿、地藏寺、卧佛寺等宗教文化建筑。皋兰山顶的三台阁也为后世肃王重修。

更值得一提的是,肃王朱拱迁兰带来了大批江南人士,这些江南移民即是今天很多老兰州人的祖先。他们促进了兰州经济的发展和兰州地域文化的兴盛,并开始形成兰州特有的带有江南遗风的方言风俗,有些传承至今。

## 鐫刻肃王府《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汇集了各家传统书法墨迹的法帖,共10卷,收录了先秦至隋唐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的400多篇书法作品。朱元璋赐肃王朱拱一本宋拓本字帖,这部字帖成了肃王府的珍宝,为世代肃王袭藏。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朱绅境命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将这部字帖临摹鐫刻于富平石上。未得完工,朱绅境去世,他的儿子朱识铎继承王位后继续鐫刻,于天启元年完成。鐫刻好的肃本字帖完美地表现出拓本字体原貌和书法风韵。朱识铎还为这部法帖写了跋,并称赞“新旧不爽毫厘”。陕西人费甲铸按肃王府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南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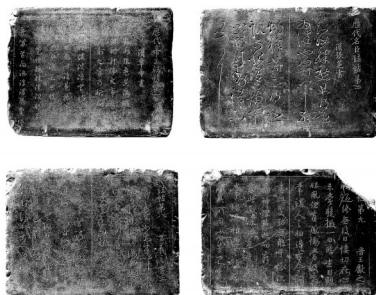
孙华嵘 SUN HUAR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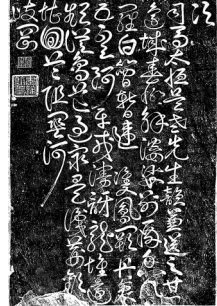
河北高阳人。曾为兰州安宁区教师,退休后中共安宁区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公室聘为编辑。编写出版有《安宁史话》《安宁之歌》《安宁桃文化》等著作。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多篇。



甘肃省博物馆藏《淳化阁帖》赵广田/摄



甘肃省博物馆藏淳化阁碑 赵广田/摄



1936年邵元冲主编的《西北视察》刊登的“碧血碑”拓片

有肃府翻刻本;日本在出版《法帖大系》时,其中的缺页也以肃本《淳化阁帖》补齐。可见肃府本《淳化阁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省界而传播到国外。

肃本《淳化阁帖》传至今日,实非易事,数百年间沉沦辗转,可谓历尽沧桑劫难。《陇原鸿迹》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兰州淳化阁帖石刻,素来享有盛名。它始于明代,明太祖将《淳化阁帖》颁赐肃藩庄王朱拱。朱拱的后代肃宪王朱绅境及其子朱识铎将此帖原本延工摹勒于富平石上。石质密致,摹法刻苦,神传逼真,与原帖无异,历七百年竣工,冠绝他刻。原刻藏肃王府中(今甘肃省人民政府)。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兰州,朱识铎死,王府将石刻沉藏于府内井中。直到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来兰州后,才打捞出送儒学署即文庙保管,置于大成殿东侧之尊经阁中。后儒学署裁撤,尊孔社住入。再后尊孔社并于全陇希社,石刻遂由该社保管。1938年,日寇轰炸兰州,为策安全,将石刻埋于大成殿南面院中。1939年,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在文庙成立。后志果中学与全陇希社同发生矛盾,全陇希社遂于1944年乘志果中学校长赵元贞出访宁夏之际,将石刻掘出移往贡元巷丰黎义仓内。后来因为当时兰州市政府明文指定石刻由志果中学保管,于是又由贡元巷运回志果中学,置备木架,镶在尊经阁檐下,计石刻一百四十五块,二百七十八面,木刻四十块。”石刻现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肃王府东北面为宫苑,昔称凝熙园,后改为节园,为肃王府私家园林。凝熙园北城墙顶端建有拂云楼,为歇山顶二层木阁,楼西立石碑两通,其中一通刻有肃王草书七律一首(即后来的碧血碑)。据《重修皋兰县志》载:“凝熙园,俗名山子石,在城内东北隅,方广里许,明肃藩置。”另有文曰:“园中蓄水成湖,垒石堆山,兰州方言称假山为‘山子’,故名‘山子石’。石山中有

洞穴,洞穴中塑有众多神像,形象生动,端庄可观。园内还建有雷祖殿、玉皇阁、斗母宫、栖云桥等寺庙宇,并建各式亭台楼榭。这些建筑或耸立于繁花茂木之中,或点缀于湖泊假山之旁,高堂广厦,幽径洞府,风景幽雅。”

清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督甘,住肃王府。左的同乡好友、曾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给左写信说:“目前西方各国都市,皆设有公园供市民游览,官民同乐。兰州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可仿西方开辟公园,以庆升平。左采纳了郭的建议,是年四月开放节园任市民游览,许从北城墙上,西至西城门,东至东城门为游览区。园中有饮和池,汲黄河水入城,过园积池,使之澄清,与民共饮。左宗棠在园内还“备香茗,置瓷碗百余,供游客解渴”。兰州市民闻讯,扶老携幼,纷纷争往观赏游览。后左离甘,此园又为禁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毛庆蕃任甘肃布政使,效左又开放此园,但门卫森严,游人多为却步。民国十二年(1923年)此园改为中山西园。1950年成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后花园,后为中共兰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驻地,原后花园一切建筑设施包括古城墙、拂云楼、望河楼等,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皆拆除。1976年,碧血碑从中共兰州市委院中移至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金天观西廊。

## 凝碧血碑

肃王府成为过眼云烟,但它或多或少留下的痕迹至今还在我们身边,例如凝聚历史,带有传奇色彩的肃王府碧血碑。

关于碧血碑,史各有载。《甘肃通志》:“拂云楼下石碑在皋兰县城内,碑二通,俱高七尺,宽四尺,刻七律各一首。……一题‘三觐明藩致祝,无年月款识’;一题‘次司马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口’。”《皋兰县志》:“拂云楼在北城上,中列诗碑二,碑阴字迹各一,大如

# 月下兰州

吕新

谁的家乡能有黄河穿城而过?

这个问题,普天之下,应该只有兰州人能够不假思索地作出回答,不需要抓耳挠腮地斟酌和回忆,不需要语焉不详地求证或挪移,更不需要在冥想中犹豫,在犹疑中含混,在含混不清中一闪而过,落荒而走,因为只有兰州人的家乡才会有黄河穿城而过,除此再没有第二座城有如此的际会和荣耀。这件事的殊异之处、奇崛之处,就在于穿城而过的这条河是黄河,而不是其他任何一条河。很多城市,很多村镇,很多人的家乡都有河,甚至不止一条,甚至河流纵横,灿若星汉,但是没有一条叫黄河。那些河,可以妩媚,可以雄浑,可以清浅,可以流深,可以秀美,可以激越,叫着也许最美最令人遐思最使人想念的各种名字,唯独不叫黄河。黄河是一条什么河?无可争议的华夏第一河,千百年被视为国人集体的母亲河,一条河,以母亲的名义和身份被确立,被默认,被最高意义地置顶,置于青天之上,置于人心之内,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地理意义和水文意义,成为一种最大的象征,成为一个众多民族的故乡。母亲,意味着唯一,意味着伟大和勤劳,更意味着无限的宽阔和包容,某种意义上,她早已不再是一条简单随意的河,早已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一种信念,一种久远的历史和传统,一条家庭通往国家的路,一条多年反复往返的路。黄河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也孕育了兰州这座古城。如果大地上没有这条河,可能不会有兰州这座城,如果有这条河,但是没有从此地经过,同样可能不会有兰州这座城,抑或有一座城出现在此地,也绝非现在的这般模样,这城会叫什么名字呢?答案有多种,但是很可能就不是叫兰州。

西去的路上,自从有了兰州,广袤辽阔的大西北从此就有了大门,进了这道门,人就置身于大西北了。漫长如烟的岁月中,这门楣几经变幻,从城头的冷漫荒草到今天的雕梁画栋,无一不在昭示着历史的脚步和时间的炼金术。如果关上身后的这道叫兰州的门,大西北也将自成一体,封闭而辽远,荒凉而热烈。干旱,烈日,风沙,严寒,羊皮,鲜血……这些过去千百年大西北的主要意象和关键词,任何一个都可能适用于任何地方,但是,能够同时把以上意象集于一身的唯有大西北。在过往岁月的重重褶皱里,兰州城里的某一间低矮的烟熏火燎的客栈内,身背羊皮褡裢的异乡客或远行者正在喘息,为明日的远行打尖、预热、重新积聚新的力量,是启明星般的却又如归家般的古道热肠的兰州城给他们以最大可能的温暖和庇护。怒吼的风雪不见了,严寒也被阻挡在了墙外,外表苍黄的土墙,内里低矮黑黑多半还局促的客店,羊杂碎滚烫翻滚,辣子血红,坐在蒸腾的热气里的两个青海人,也许是两个宁夏人,感到自己一路上丢失的元气正在逐渐回升,而坐在那里面的精明谨慎的关中老客正在油灯下紧锁眉头,核对着账目。窗外的骆驼已行于梦乡,驼峰静置,沉默,安稳如沙丘。老牛在细碎咀嚼,远处只剩下皋兰山黑色的剪影。

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皋兰山”三个字,眼前一跳,心中不觉一惊,与看到其他的山名时的感觉迥然不同,



吕新 LV XIN



生于1963年,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多部,主要作品有《草青》《成为往事》《阮郎归》《掩面》《下弦月》等,出版有《吕新作品系列》(20卷)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比如看到黄山泰山,甚至峨眉山昆仑山,都不会有那种感觉。区别在哪里?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所具有的某种不可名状的悲感色彩,皋兰山——如果把这山名与随之而来的感觉化作音律,最准确的应该是幽咽低回的胡琴声,或苍凉肃杀的箫管之声,总感觉这山中有幽怨之气,有悲苦之声,有悠长而又有时时无的哭泣之声,有一种甚至多幕已经走远的远到不可追寻的悲感之剧,有属于当地独有的鐫刻有陇地印记或边远色彩的某些故事,有悲壮而又凄楚的传说。但是,及至最近距离地看到皋兰山飘落到这里时的实际景象,但是很多人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听说过并知道这个地方。很多年,臆想中的兰州一直都是一个坚硬粗犷的城市,有着钢铁般的结构和轮廓,有着岩石的质地和内涵,到处坚硬,朔风劲吹,人们碗里的饭也多少略显坚硬,陇地与西北地方的特色兼而有之。牛肉面是肯定知道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者通识,但是谁也不能顿顿都吃牛肉面,再好也不能顿顿都吃牛肉面,一定还有别的饭,这别的饭就被凭空赋予了坚硬的形象和西部色彩……这一切的一切,当然都只是以一种望文生义式的臆想和感觉。这样的想象狭窄而主观,因为就连黄河也无法在其中安放,没有亲眼见过,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流向和怎样的行走方式,其间有无弧度,有多少弯道,弧度是优美的还是平常的,弯道是九道还是九十九道。直到她真实地呈现在你的面前,看到她的模样,闻到她的气息,你才会逐一地修正自己先前的种种谬误。很多年的想象和臆断一瞬间被拉直,铺平,拓宽,之后又滚滚向前,直到最终射出你的视野——你看到黄河在流经兰州这一段的时候,并没有跳出婀娜袅娜的舞姿,也没有唱出千百回转的花腔女高音,而是一路浩荡,如大军过境,其间的深沉、深邃,远远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而同样令人震撼,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就以这同一种速度已经过了千万年。千百年间,无数人曾经在她的身边驻足,伫立,迎风而立,或悲或喜,目睹过她的风姿,千百年间,无数人来了,又走了,更多的人永远地消失了,而她,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澎湃和激情,深情,依然保持着千百年不变的步伐,千百年容颜不改。

走在漫漫旷野或茫茫戈壁,有风雪或烈日为伴,需要什么更多的语言和更密集的表达吗?似乎并不需要,也并没有多么需要,所需要的似乎只是走,不断地走,不断地躬身前行。

今天的皋兰山,平静,安详,谦逊质朴的神态令人不得不怀疑她曾经沧海。

“兰州”这个名字还是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到过兰州,没有亲身用自己的步伐和眼光丈量流过这片土地,当然也就更没有亲眼见过母亲河从天上飘落到这里时的实际景象,但是很多人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听说过并知道这个地方。很多年,臆想中的兰州一直都是一个坚硬粗犷的城市,有着钢铁般的结构和轮廓,有着岩石的质地和内涵,到处坚硬,朔风劲吹,人们碗里的饭也多少略显坚硬,陇地与西北地方的特色兼而有之。牛肉面是肯定知道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者通识,但是谁也不能顿顿都吃牛肉面,再好也不能顿顿都吃牛肉面,一定还有别的饭,这别的饭就被凭空赋予了坚硬的形象和西部色彩……这一切的一切,当然都只是以一种望文生义式的臆想和感觉。这样的想象狭窄而主观,因为就连黄河也无法在其中安放,没有亲眼见过,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流向和怎样的行走方式,其间有无弧度,有多少弯道,弧度是优美的还是平常的,弯道是九道还是九十九道。直到她真实地呈现在你的面前,看到她的模样,闻到她的气息,你才会逐一地修正自己先前的种种谬误。很多年的想象和臆断一瞬间被拉直,铺平,拓宽,之后又滚滚向前,直到最终射出你的视野——你看到黄河在流经兰州这一段的时候,并没有跳出婀娜袅娜的舞姿,也没有唱出千百回转的花腔女高音,而是一路浩荡,如大军过境,其间的深沉、深邃,远远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而同样令人震撼,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就以这同一种速度已经过了千万年。千百年间,无数人曾经在她的身边驻足,伫立,迎风而立,或悲或喜,目睹过她的风姿,千百年间,无数人来了,又走了,更多的人永远地消失了,而她,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澎湃和激情,深情,依然保持着千百年不变的步伐,千百年容颜不改。

今日的兰州,是一个崭新的兰州,黄河两岸,高楼林

立,一切时尚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事物应有尽有。走遍兰州的很多地方,很难看到一张羊皮,如果有,多半是作为观赏意义而存在的。骆驼也一样,忽然看到某处的地上卧着两三峰,悠闲,自在,忽闪着蓝色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眼睛,便知道它们远离戈壁远涉负重已经很久了。尽管如此,看到它们,却仍会令人听到沿途的风声,想到野草,想到西北荒原上如电的烈日和酷白悍烈的严寒,想起漫长的跋涉和旷日持久的负重与行走。它们也和羊皮一样,是兰州以及大西北的历史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了昔日的西部,在现代化风驰电掣的今天,似乎更显得弥足珍贵。现在它们安详恬静地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基本是供人们观赏和拍摄的,你从海边来,你自平原来,与一峰骆驼同框,证明你已经来过,你的足迹已抵达兰州,已抵达陇地和西北,其中观赏性已经远远地大于它从前的一切。这也就是历史变迁的又一个缩影,一如它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从前,能够最大限度地负重和跋涉才是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意义,至于观赏意义则可可有可无,很少有人会在意或顾及。不是吗?在所有的事物面前,似乎只有糊口才是真正能够让人在意和顾及的,只有想办法活下去才是大于一切的最重要的事。那时候有没有人把骆驼作为风景,作为观赏的图画?当然也有,就像任何一个黑夜都有人醒着一样,就像任何一个白昼都有人沉睡不起一样,丰富,多姿,千变万化,才是世界最大最突出的标志。

与羊皮和骆驼一样,作为千百年来黄河灌溉系统中重要一环的水车,也是兰州的重要标志之一。兰州的水车,高大,雄伟,制作精良,令人叹为观止,极具观赏价值。作为兰州的历史,高大的水车耸立在黄河岸边,缓缓转动,水声琅琅,令人追忆昔日黄河两岸的劳动和生活情景。水车从久远过去缓缓转动而来,从一种已逝年代的劳动工具,演变、上升为今日的一种美学意义,仿佛时光入梦,它的铃铛般的水声和梦幻般的吱吱声曾经作为最令人心安的日常生活与岁月平安之声千百年来在黄河两岸回荡,流进,潜入过无数人的梦境,也摇荡过河上以及两岸的无数个黎明。看到它的存在,目睹它日复一日地舒缓从容地转动,平静地起落,在晴朗的日子里闪耀着古老的光芒,人就会安心,最大限度地放松,即使茫茫夜色中只看到它的一轮黑色的剪影,也足以令人感到莫大的慰藉与鼓舞,也会明白日出日落,沧海桑田,知道生活仍在转动,仍在继续。

羊皮筏子——一件最具有黄河色彩最与黄河息息相关的民间事物,没有人知道千百年来它们在黄河上被打湿打翻过多少回。想象一个青海人,乘坐着战鼓一样的羊皮筏子,从黄河的上游一路迤迤而下,颠簸着来到兰州……想象一个兰州人,乘坐着同样的战鼓般的筏子,顺流而下,一路起伏,先到达宁夏,后又漂抵陕西。

想象月亮升起后,月光下的这座城,这条河。现在,秋日的阳光照耀在平静深邃的河面上,明亮的光芒闪耀在河的上空,河水流动着泥土之黄。她是要让你相信,这就是这条河最初的颜色,这依然是她最初的颜色。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原刊发表于《人文甘肃》第八辑